

行走者

飞越那片海

吴春明

不知多少年前，先是舟楫，后来是人，相继征服了渤海海峡。然而，比舟楫和人类更早领略渤海海峡旖旎风光的，是鸟。

——题记

金秋十月，在长山列岛境内，来自西伯利亚、蒙古草原和我国东北的候鸟，浩浩荡荡迁徙而来。它们飞越57海里的渤海海峡，151座岛屿自然成为鸟儿途中的落脚之处，又是它们绝佳的捕食猎场。傍晚，望向天空，每一处山顶都盘旋着密密麻麻等待栖息的各种猛禽，它们展翅鼓翼，形成一个直径上百米的大圆圈，如一团墨云上下盘旋翻滚，那是一种隆重的膜拜，它们在与天空对话，在与山林共舞。日落之前，它们又各自为战，寻一处喜欢的树或崖觅食或栖落，待天明后重新启程。

秋季候鸟南迁，比春季北归持续时间长，一般会超过两个月，尤其是大黑山岛，山林密集，猛禽众多，成为观赏各种鸟类落脚的最佳地点，俗称“候鸟驿站”。

大黑山岛坐落在长岛的西面，岛陆面积7.3平方公里。这里不仅有6500多年前的北庄史前遗址，有八仙传说中的龙爪山，有网红打卡地海蚀栈道，又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山东省鸟类自然保护区、我国第二大蛇岛，而大黑山岛的环志站，更是全国唯一的猛禽环志站。这些名头，足以令人摩拳擦掌，期待着身临其境。

大学同学有一摄影发烧友，尤喜拍鸟，慕大黑山岛的名气而来，我应邀作为向导一同前往。

二

客船从港内驶出，就是长岛十大美景之一的海环瑶池——庙岛塘。塘的四周因有众多岛礁环抱，如一弯池水微波荡漾。

船往北航行十几分钟后，会与有着千多年历史的宋代妈祖庙擦肩而过。转过庙岛往西，远处的宝塔礁，立于波涛之中正欲鼓帆远航。再经小黑山岛，大黑山岛就在眼前了。

下了船，我的朋友——大黑山环志站负责人老范正在码头等待我们一行。老范是土生土长的大黑山人，中等身材，一双大眼炯炯有神，身板厚实，握着他的手明显感觉粗糙如崖边的礁石，一身迷彩服的他，脸颊被晒得黝黑泛红。他上大学学的就是林业保护专业，也是一个捕鸟高手，或许他比常人更加懂鸟，所以毕业后回到家乡，选择从事鸟类保护的环志工作。

听说环志站建在大黑山岛最高的老黑山上，一个叫老鹰窝的地方。道路崎岖，车上不去，我们一路走，一路听着老范的介绍。

老范说：“长岛众多岛屿恰好构成了一连串北方候鸟和昆虫迁徙的海上驿站，为大量迁徙鸟类、庙岛蝮等物种提供了良好的觅食和栖息条件。长岛自1984年到2011年底环志记录表明，途经长岛的鸟类有19目58科328种，占全国鸟类1329种的25%左右，仅环

志记录的鸟类就超过了27万只，是中国东部迁徙通道的重要节点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老范一句“到了”，让气喘吁吁的我们有些蒙。老范哈哈大笑，他把我们领进一片茂密的松林，一个不足五平方米的小木屋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这就是环志站？把它形容为一个大一点的鸟巢也不为过。老范笑着说：其实站里就两个人，轮流值班。他招呼我们坐在林中一块空地上休息，片刻，便听到不远处有鸟鸣声。我们疑惑地看着老范，老范隐身密林之中，一会儿手里提着几只鸟笼从树丛中走出来。我们兴奋地围拢上来，只见笼里的鸟儿扑腾，每一个笼子里的鸟都有所不同。“这是白肩雕，这是游隼，这是猴面鹰，这是凤头蜂鹰……”老范一边介绍，一边把鸟儿从笼子里引出来。

这个有着典型北方汉子形象的爱鸟人，脸上一直荡漾着自豪又神秘的笑容。只见他左手微抬着鸟的身子，右手顺着鸟的羽毛轻轻抚摸，自然而柔和，鸟儿也从刚才的惊悚慢慢变得温顺起来。

我特别喜欢那只游隼，它的眼圈是金黄色的，眼睛发出冰一样的寒光，眼球像一只雷达，全方位旋转，警惕着四周的动静。那尖尖的嘴巴向下钩着，好像随时准备叼起什么东西似的。它胸脯上有黑白相间的花纹，柔美的翅膀闪现着绸缎一样的光泽。

身旁的摄影师早已架好了设备，“长枪短炮”一阵咔嚓，但还是意犹未尽，问老范能否拍到自然状态下的鸟。老范笑着说：“这不仅要看老天爷的脸色，还要看缘分。”

晚餐，老范尽地主之谊，摆上了下午刚从码头买回来的时令海鲜，螃蟹、海螺、扇贝、海蛎子、鱼，满满一桌。我们在山林中借着月光小酌了一番，鸟鸣不时在林间回荡。

我好奇地问老范，这些猛禽是怎样捕捉到的？老范说，民间捕鸟的方法五花八门。为了最大程度保护鸟类，现在主要用“挂网”和“四扇网”两种方式。

挂网简易，就是在密林空地之间找两棵间隔几米的树，在树与树之间布设挡网。网为双层，一层是固定的，一层是活的，一旦有鸟儿撞上，那层活网便会应声落下，网套在鸟的翅膀和脑袋上就挣脱不掉了。

另一种是“四扇网”捕鸟法，主要是捕捉大型猛禽——鹰。在鹰经常出没的位置，用“八根杆”支起“四扇网”组成“口”字形捕鹰阵，布设在视野开阔地势平坦的山脊背上。此种捕法需在网内放一只斑鸠，还需眼尖手快，观察鹰飞行的姿势，准确判断鹰的动向。拉动牵绳，网内的斑鸠双翅一扑腾，立即放下牵绳，这一拉一放如同触及了鹰的神经，即使在数百米高处，鹰也能发现猎物……

三

晚上，老范陪着摄影发烧友去拍鸟，我坐在林间欣赏着山与海的夜景，望着时隐时现的月亮，不禁怀想起逝去多年的父亲。小时候听父亲讲，出

海打鱼，船老大都要依靠经验预判天气情况。每到风暴来袭的夜晚，大瓜篓（一种打鱼的帆船）桅杆顶上的灯火，会引来迁徙途中的鸟群。俗话说讲“鹰奔山飞，鸟奔灯行”，鸟儿把船当成了小岛上的一座灯塔，会前赴后继地扑向渔船，扑上甲板、舵楼、船舱、渔网……在茫茫大海之上，渔船成了它们唯一可以托身安生之地。尽管好多鸟撞死在灯光之下，它们依然会把生命交给这唯一的希望。在同一条船上，人与鸟共生死，仿佛是圣经中上帝派来的一艘诺亚方舟。

我简单洗漱一下独自一人往山顶爬去。立于老黑山的山顶，俯瞰四周密林环绕，几处村庄散落在山坳之间，远处海天一色，碧波荡漾。过了许久，天欲破晓，朝阳从东边的海面露出一个月牙，一跃，又一跃，眨眼工夫就变成了一个椭圆形的火球，映得半个海如燃烧的火焰一般，远处，整个长岛城在朝霞中正慢慢苏醒过来。

密林中传来一阵阵扑腾声，稍后，一只只大鸟从林中腾空而起，振翅掠过山岗，扶摇直上或冲向海平面。再后，一队队雀群结伴冲出，如一团翻腾的墨云滚动着、回旋着、打着鸣哨，向丛林、向山岗、向大海作别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静静地坐着，任万鸟从我头顶箭一般地飞出，这种视觉冲击和震撼，让我不由自主地生发出无限敬畏，产生不可轻举妄动的虔诚之念。仰望空旷的天空，我竟有些恍惚，仿佛自己也如一只大鸟，扇动着巨大的翅膀，随着那些精灵一起翱翔，飞过大海，飞过群山，飞向梦中的家园……

四

“野猫子”们陆续回来了，衣服都被露水打得湿湿的，但个个眼睛像老鹰的眼睛，炯炯有神。估计这一夜收获颇丰，他们顾不得洗漱便开始翻看相机里的照片，还一边大呼小叫地喊着，让老范指认鸟的名字。

因为客船下午就要启航返程，老范说：“眼前这几只鸟是昨晚刚刚捕获的，已经佩戴好了环志标志，为了感谢朋友们的一片爱鸟之心，大家亲手放飞一次吧。”

朋友们兴奋地摩拳擦掌。老范讲解着注意事项，我们听从老范的指导和口令，寻一处开阔地，眼前就是悬崖峭壁，峭壁下就是波光粼粼的大海。

面对空旷而浩渺的碧海蓝天，我们依次摆好姿势。随着老范一声令下，我们像标枪运动员一样向后微倾身姿，胳膊一扬，手顺势一松，一只只带着我们体温的大鸟瞬间展开翅膀。它们先是沿着山崖低空飞翔，然后以俯冲之势，迅猛蹿上高空，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。

意犹未尽，我问老范还有没有鸟了，不过瘾呀。老范哈哈大笑，说：“那就看缘分吧。”我不知道是和他的缘分还是和鸟的缘分，或是和大自然的缘分。我略带遗憾地问老范，你在这孤岛密林中不感觉孤独吗？老范笑笑回：“你看这天空来来往来的鸟，我会孤单吗？我或许是属鹰的吧，喜欢单独行动。”我咀嚼着他的用词，或许单独比孤独更有韵味吧。

望着浩渺无垠的大海和蓝天，琢磨着老范的话，想起歌德的话：“万物相形以生，众生互惠而成。”生命的织锦，只有环环相扣，丝丝相联，才能达到一种永久的平衡。

五

返回的船上，我们挥着手依依不舍地与老范作别，他站在码头上，身影越来越小，大黑山岛也越来越小。此时的夕阳正慢慢落进大海，大海被染成了一条条彩色的锦带。一群海鸥在船后翱翔，在翻腾的波浪中追赶着我们。

在我的日记里，收藏着一段英国作家J.A.贝克对游隼的精彩描述，他说，游隼眼中的大地，仿佛船只驶入港湾时，水手眼中的海岸。游隼生活在一个川流不息、了无牵挂的世界，一个到处都是尾流和倾斜的甲板、沉没的陆地和吞噬一切的海平面的世界。我们这些抛锚、停泊的世俗之人，永远想象不出那双眼睛里的自由。

自由，一个多么令人无限向往而震撼的词汇呀。

远处，南长山岛峰山顶上那座雄鹰雕像越来越清晰，仿佛就是J.A.贝克笔下的那只游隼。那里，能俯瞰整个庙岛群岛，以及更辽阔的大海和天空，它是在召唤、在指引、在护佑着千千万万的鸟类飞越这片海。它会不会又是我刚刚放飞的那只游隼呢？

我仿佛能感觉到它那柔软的羽毛在我手中的温度，能从它那犀利的目光中感知到野性的力量，不然，我的心中为何会感受到有双巨大的翅膀在抖动着，抖动着……

本版稿件由《胶东文学》特约刊登

胶東文学

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CN37-1530/I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
ISSN1002-3623● 编辑部电话：
0535-6821982● 发行电话：
0535-6821983● 本地投稿邮箱：
jdwxbd@126.com

邮局订阅二维码



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